

大渡河上新船工

——四川省石棉县传承船工精神巩固军民团结纪事

■何强 杜俊杰 本报记者 郭丰宽

5月，大渡河进入汛期。河水从上游汹涌而至，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段险滩密布，水流湍急。每到这个季节，安顺场镇安顺村村民帅飞为游客讲解时，总会加上一句：“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候，水也是这么急！”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向大渡河疾进。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为了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红军决定强渡大渡河。17名勇士登上缴获的一艘木船，在当地船工帮助下迎着枪林弹雨成功渡过大渡河，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

帅飞的爷爷帅仕高，就是当年的船工之一。

今年5月25日，是红军强渡大渡河90周年。重回安顺场，旧迹今犹在。石棉县干部群众传承船工精神，为军服务、拥军优属，在大渡河畔书写了新时代的“船工故事”。

为军服务的“突击队”

一进入汛期，帅飞就通知“大渡河勇士突击队”的队友们，对驻军部队营区周围的地质条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早做好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护准备。

“红军强渡大渡河，就在我们这里。当年我爷爷看到红军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却纪律严明，相信他们是老百姓打仗的军队，才招呼船工们一起帮忙渡河。”帅飞说。这些年，驻军部队发扬拥政爱民传统，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助力脱贫攻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大渡河勇士冒死强渡，撕开了敌军的防线；如今，一群热心拥军的群众组织起来，许下为军服务的诺言。2022年7月，石棉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吸纳退役军人、热心群众成立爱心服务组织，取名“大渡河勇士突击队”，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活动。

为营区排除隐患、为军属和退役军人等优待对象排忧解难……这几年，突击队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被四川省文明办评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帅飞告诉记者，前阵子，突击队到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某中队开展拥军活动。

该中队营区位于大渡河上游的大岗山半山腰，距离县城较远。突击队员们到来后，擅长烹饪的炊事班传授厨艺，医疗卫生行业的队员为官兵查体、送药，从事旅游业的队员为官兵制订雅安一日游路线……

“尽管驻军部队营区偏远，但我们每年都要来几次。”随队一同前来的石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罗小康说，“打着‘大渡河勇士突击队’的旗子走进营区为军服务，我们感到格外光荣。”

热心拥军的“大联盟”

大渡河畔，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前，广场上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巍然耸立。

纪念碑主体是红军战士头像，基座上的浮雕，展现的是红军勇士们强渡大渡河的场景。

看着浮雕上奋力划船的人像，帅



飞总有种亲切感——他的爷爷帅仕高，就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组织船工提供帮助、冒着枪林弹雨站在船头的船公。

节假日，帅飞经常在纪念馆担任义务讲解员。“小时候，爷爷给我讲过不少当年他帮红军渡河的故事。结合馆里展示的枪炮、大刀、翘头船等展品，我能想象得到强渡的情景有多么激烈。”帅飞说，2022年，纪念馆改造提升，在“强渡大渡河”单元运用裸眼3D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参观者可以坐在一艘小船上观看立体影像，身临其境地体验渡河战斗。”

帅飞告诉记者，节假日是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等优待对象来纪念馆参观的高峰期。“他们多数是从外地来的，为他们提供指引、讲解服务，也是突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帅飞说。

来到石棉县，军人军属和各类优待对象在许多方面都能感受到这座有着传统县城的优待——

在“双拥便民洗车场”，持退役军人优待证洗车可享受打折；

在火锅店，军人及退役军人持证可享受赠送菜品；

纪念馆附近的一家旅馆，在装修时精心打造6间军旅特色客房：房间内安放军绿色床旗，就连茶壶和水杯也是别出心裁的“军旅款”。

旅馆经理韩磊是“大渡河勇士突击队”队员。“这种装修风格，让军人和退役军人有种亲切感，让没当过兵的客人体验‘军旅特色’，不忘这里曾是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过的地方。”韩磊说。

据了解，目前石棉县“双拥联盟成员单位”涵盖医院、旅游景点、酒店、商超、餐馆等不同行业领域的160家门店。这些商户的负责人，大多是“大渡河勇士突击队”队员。他们像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一样，用一碗热汤、一间暖房、一次折扣，践行着拥军优属的承诺。

接续传承的“新船工”

5月12日，四川省2025年防灾减灾救灾演练在全省23个县(市)同步举行，

其中省级演练主会场就设置在石棉县。演练为期一周，帅飞和几名突击队员也参加了演练。

“我们家乡自然灾害比较多，2013年雅安地震、2022年泸定地震，我都参加过抢险救援。”帅飞说。

2022年泸定地震中，泸定、石棉两县受灾最为严重。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很快从四面八方进入石棉县展开救援。石棉县地形复杂多山，哪个地方可以搭设帐篷、哪个地方的水源可以饮用、哪个路段可以直抵灾区……救援部队一时面临许多难题。

“当时‘大渡河勇士突击队’才刚成立两个月，但队员都是本地人，熟悉情况。”石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回忆，得知部队有需要，他立即想到了突击队。“我们马上联系队员，让他们提供信息、充当向导。”

来自栗子坪乡的突击队员罗永华，负责与陆军某工兵旅对接。由于道路不通，部队大型车辆无法进入。在他带领下，工兵旅官兵翻山越岭，徒步到达重灾区新民乡、草科乡。新民乡突击队员龙静涛、草科乡突击队员罗兵则继续引导官兵，向交通、通信断绝的乡村、和坪村挺进，协助官兵按时抵达重灾区

短评

最伟大的力量源泉

■杨庆利

今年初，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共同主办“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转战路线，5月，我们来到大渡河畔。

90年前，在这个渡口，8名船工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勇士渡过大渡河。

1863年5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没；72年后，红军在安顺场遭遇国民党10万大军南北夹击，却能够绝处逢生。

强渡大渡河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赋诗一首：“大渡河险峻，吾非

(镇)和重灾区，并参与后续救援。

灾后第二天，一艘采砂船出现在石棉县新民乡海耳村大渡河边——由于震后河对岸的王岗坪乡、草科乡道路中断，突击队员们就和河边经验丰富的船工一起，借用采砂船将救援物资摆渡到对岸，为受灾群众和救灾部队提供保障。

从这个小码头沿河向下游约16公里，就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跨越80多年，同样奔流的大渡河，同样深厚的鱼水情。

提起那时连续奋战多日为灾区运送物资、为官兵搭建帐篷的经历，帅飞笑了：“那没什么可说的，爷爷就是我的榜样！”

船工后人的话掷地有声。站在大渡河边侧耳倾听，河水携着历史深处船工摇橹的桨声和枪炮的轰鸣奔涌而至，激起新时代军民团结的和诣奏鸣。

题图：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杨屹摄

上图：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官兵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杨屹摄

图片设计：唐 硕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国民党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1军团红1师第1团第1营第2连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登上对岸，击溃守敌，控制渡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前进通道。

战后，第2连被红1军团授予“大渡河连”荣誉称号。“大渡河连”现隶属第74集团军某旅。

5月25日一大早，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官兵就在营门口排队，等候一位久违的亲人。

“今天‘干妈妈’要回来！”说这话时，班长魏端阳嘴角上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魏端阳虽然没见过“干妈妈”的面，可对她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经常从连史课上、老兵讲述里听到“干妈妈”的故事——

“干妈妈”名叫张秀珠，今年76岁，是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某村的一位村民。2000年，连队战士张兴虎独自外出执行任务，不料因高温中暑，昏倒在路边。村民张秀珠恰好路过，连忙上前施救。

荒郊野地，周围也没有车辆行人。张秀珠叫不醒这名小战士，急得直打转，最后把张兴虎往身上一背，一步一步地走向3公里外的营区。烈日当头，她把遮阳伞戴在战士头上，自己却汗滴如雨。等走到连队，张秀珠累得直不起腰。

因施救及时，张兴虎没有大碍。数日后，他和连队战友一起登门向张秀珠表达感谢。张秀珠见有官兵到来，第一句话就问：“昏倒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张兴虎感动不已：“您救了我的命，您就是我的‘干妈妈’！”

张秀珠不止是张兴虎一个人的“干妈妈”，从那以后，她多了好多“兵儿子”。官兵总会利用空闲时间到家里探望，打柴、割草、挑水、做饭……官兵的衣服破了，张秀珠一针一线地缝补好；连队训练归来路过村子，张秀珠已煮好凉茶等着给官兵降温解渴；每当清塘捞鱼，她都挑最大最好的鱼儿给连队送去，让官兵尝鲜……

“干妈妈”与连队官兵的“母子情缘”，就这样延续下来。2017年部队调整改革，连队驻地变更，但官兵和“干妈妈”的联系没有断线；逢年过节，连队都会打电话向“干妈妈”表示问候、送去祝福；每当连队取得新的成绩和荣誉，大家也会告诉“干妈妈”，分享喜悦。

驻地变更后，“干妈妈”没再来过连队。新战士们只是听老兵们口口相传，却一直没见过张秀珠。

“军队打仗胜，人民是靠山。90年前，连队17勇士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功渡过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开辟胜利通路，正是因为当地船工不惜冒着生命危

双拥影像



5月下旬，空军工程大学组织拉练，途经陕西省延安市枣园革命旧址。游客纷纷为队列整齐、纪律严明的拉练队伍点赞。吴森俊摄

放飞

■罗焱森 董宇钧

拂晓，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务员刘子哈干净利落落地跳下机场摆渡车。虽已入夏，清晨的风仍带着清凉。

风速适宜，是个适合起飞的好天气。刘子哈走进机棚，开始做飞机起飞前的例行机务检查。

机轮、轮挡、副翼、机翼翼面……刘子哈对照检查清单，逐项仔细核对。

“检查完飞机外观无异样后，再仔细检查一下电传系统。”师傅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

电传系统，是战机的“神经系统”，关连着飞行员与战机的每一举一动，也牵动着刘子哈的思绪——

2016年5月，刘子哈在湖南省岳阳市第七中学就读高一。一个雨天，班主任

带来了一个沉痛的消息，他的校友、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战备训练中因飞机突发电传系统故障，为保护战机壮烈牺牲。作为学弟，刘子哈参加了悼念仪式。

从那以后，他读了不少张超烈士的相关资料，也了解了电传系统的有关原理。2024年9月，追寻着学长的脚步，刘子哈参军入伍，来到张超烈士生前所在部队，成为一名机务兵。

那些曾在新闻、图书里见过的战机，如今就在眼前。

走进座舱内，刘子哈仔细检查电传系统相关参数。确定一切正常后，他在责任卡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飞行员请放心！飞鲨已完成检查，绝无差错！”



20世纪50年代的石棉县石儿山与大渡河悬索大桥。此桥于1942年建成，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后方物资运往前线的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图片

石棉县新貌。如今石棉县已有9座跨河桥梁，渡过大渡河不再是难事。资料图片